

金沙坡之憶

金沙坡上臥虎藏龍

民國三十八年春，國家內亂已發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徐蚌會戰失敗後，平津危急，京滬恐慌；元首下野，人心惶惶。我所就讀的國立貴陽青年中學，以經費來源斷絕，奉令解散；我們一千多個離家千里的同學，儘管都是戰時投筆從軍，久經患難，不畏艱險的初生之犢，但當校長孫樂陶先生在週會宣佈這一消息時，大家還是情不自禁地淚眼汪汪，爲國事岌岌和前途多舛而悲傷。以後兩個多月待命善後期間，我們既無心讀書自修，也無錢尋歡作樂，苦悶之餘，把貴陽近郊的一些風景區，如花溪、黔靈山、南明公園等都踏遍了我們的足跡。但這也只是爲了消磨時間而已，那有心情去欣賞山水風光。所以這些遊覽過的地方，都沒有給我特殊的感受和啓示。倒是居住貴陽四年（青年軍當兵服役二年，高中就讀二年）中從來沒有聽到過的一個叫金沙坡的小地方，在我離別貴陽的前夕，却曾對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和感慨，甚至影響了我以後的前途。

金沙坡這個地名，初聽頗使人以爲是一個出產黃金的地方，就好像十九世紀美國西海岸發現的金礦地

帶，後來被華僑喚成「金山」一樣。金沙坡雖不是中國的「金山」，但最初被我們同學發現時，也多少與「金」字有關。原來貴陽市郊這塊荒蕪坡地，自東北淪陷、中原板蕩、京滬危急以來，成千成萬來自所謂「解放區」的難民、流亡學生，大多轉徙流離於江南兩湖一帶，也有眼光遠的人，按照抗戰時期的舊經驗和路線，轉向西南大後方。到貴陽的幾百千把家，便選擇在金沙坡這塊土地上落腳觀變。他們在那裏建立了一個擺地攤的市集，由於他們大多都是受過良好教育，而且不無原來出身富有家庭和尙職業的人，所以在那市集上不但可以買到廉價的珍品和不值一文的賤物，也可遇到人生經驗豐富和飽學多才的人可供問道解惑；而且，假如你有舊衣破裙，或書籍什物之類想變賣換幾個盤纏準備逃難，這也是一個有「金」可淘的地方。自從有同學去過後，消息在校園傳播開來，當我們無所是事，閒得無聊時，總是說：「到金沙坡去吧！」這比當年華僑飄洋過海到美國「金山」去的艱難旅程，自然要容易得多。

楊半仙講道吸引人

記得是那年三月初的一天，好像是我決定第二次從軍離別貴陽到重慶去的前半個月，貴陽已是春暖花香的季節，山坡上的野杜鵑（映山紅）已開始吐豔，新綠的葳蕤散發着春的氣息。平時，學校放了春假，大家都是這個時候踏青郊遊，離家較近的黔籍同學，也有趕回家去歡聚或掃墓的；然而，這一年由於時局的影響，一切昇平歡樂的景象都不存在了。我伴隨幾位好奇的同學，安步當車，走了約莫一兩個小時，

終於找到了這個新興而神秘的市集。它與我數十年後在美國所看到的跳蚤市場 (Flea Market) 很是相像，只是規模較小，管理無人，先到先佔，自由叫價。看不到警察巡邏，也沒有稅吏稽查，大家都是各管各的在擺地攤，或交換時局消息；或在人堆中尋找什麼，照來攘往，亂中有序。而且大家都是出於想像的斯文有禮，不同於一般所謂的貧民窟。貨品中更是包羅萬象，有破銅爛鐵，有家傳珍寶，有古董原件，有詩書善本，甚至有臘魚臘肉高掛在樹枝上，象徵着春節的餘氣，撩人鄉愁，逗人親思。山坡上，春風徐來，吹拂着路邊藝術家和書法家串掛在繩子上的即時作品，龍飛鳳舞，五色繽紛，引人入勝。字畫的水準都是出於想像的高。進入市集後，我的注意力隨即被一位設壇拆字和算命的道人所吸引。

學校關閉業已兩月，好久沒有聽人演講過了。這位從臉上皺紋可看得出曾飽受風霜，從談吐上可知是受過高深教育的道人，在市集中央的一棵老樹下搭蓋着一個簡陋的茅草棚，棚頂張掛着一塊用紅字寫着的白布招牌：「楊半仙拆字：算命、講道，引經據典，無道不通。」嫩葉初發的樹底下，經常有一羣人圍着他，在聚精會神地諦聽。我催促着在攤位上流連的同來同學，快步朝楊半仙的講壇走去。轉睛一看，舊地發現先我們而到的青中同學已有十餘人在座。大家彼此熟識，心照不宣，不是來算命，便是來淘金做買賣的。楊半仙操中原口音，斯文豪放，口若懸河。年約五十開外，身材頎長，蓬首垢面，一副苦行僧的表情。分析起時局來，就好像過去在青中教公民的那一位貴陽某報社的總編輯，不但滿腹新聞，而且見解不凡。我那時恍惚有一種回到了青中教室的感覺。他那具有說服力的口才和雄辯，對我們這些在亂世中智識程

度不高，把握不住命運，而又自命不凡的青年人，確具有指點迷津的影響力量。譬如他說：現在時局如此敗壞，都是有原由的（略），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於人心盲目思變，赤流澎湃激烈，恐怕中華民族的歷史，已發展到了另一次神州陸沉慘局不可避免的时刻。但他又加重語氣，富有信心地斷言，共產黨因緣時會，在這歷史轉捩的交口，雖可一時僥倖獲勝，但敗事有餘、成事不足，絕不會有前途的。

他除了從歷史、文化、人性、經濟、政治的觀點，以理論和事實加以分析，令人信服外（略），最有趣而使人難忘的是，他能隨心所欲地以拆字和算命的方式剖陳印證得頭頭是道，亦莊亦諧，發人深省。他說：共產黨的「產」字同「慘」字，他們如果統治中國，必會造成「全民共慘」的局面。因為共產黨統一中國的方式，是師承馬列主義的「階級鬭爭」，也就是要以「紅」軍的暴力來強行「赤化」中國。所謂「赤化」，便是「血洗江山」，結果必然是「殺人盈野」，「血流成渠」的，「那還不是共慘嗎？趕快設法逃出它的魔掌才好啊！」他這一聲深深的嘆息，加上他那凄切嚴厲的呼聲，使我不禁為之打了一個寒慄，聽眾也為之唏噓不已。這些話當時如果出自在位的官吏，或學校的老師，一定會被人罵為「落伍」、「盲目反共」，甚至加上「國特」、「走狗」的頭銜；但出自這位流亡千里，來自解放區，身無長物的難民老者，意義和份量便大為不同了。

吉室臺灣才是活路

幾位平日在公民課堂喜歡爲時局辯論，慣與老師頂嘴，自命前進的同學，這時也在人羣中聽得目瞪口呆。其中一位慌忙地問道：「逃到那裏才可以停止呢？」楊半仙慢條斯理地回答說：「我已經從河南逃到貴州這裏，還要繼續地逃啊；因爲看情勢，這裏的陷落也只是時間問題。我的最後目的地是臺灣，你看，臺灣的『台』字，看起來很像『合』字。」他一面講，一面以粉筆在黑板上寫下「台」字和「合」字。並繼續地說：「中國有『合則留』這句話，所以逃到臺灣後便可以留下來了。」「留下來如何呢？中共不也是要血洗臺灣嗎？」二位深謀遠慮，帶着深度近視眼鏡的青年人從人羣中急忙地應聲發問。楊半仙心有成竹地說：「合字有『聯合』的意義，不但是中國反共人士會到臺灣聯合起來，爲復國而努力；而且會『合』縱聯橫，與國際反共勢力聯『合』起來，打成一片，成爲世界反共聯合陣線，共同奮鬥，前途是光明的……」何以見得前途是光明的呢？」楊半仙又不假思索地說：「合字同『活』，到了臺灣，大家同心一致，聯『合』起來，便有『活路』，如把臺灣寫成合灣，發音不是『活還』嗎？就是你如能逃到臺灣，便會『活還』，『活』着返還大陸，儘管『活還』的道路也許是彎彎曲曲的。」他的妙釋激起一陣熱烈的掌聲，歷久不息。一位聽得入神的同學，將信將疑地想進一步得到啓示，似乎也是要對這個半仙加以考驗地說：「先生，你拆字用的臺灣的『台』字是簡寫，請就正寫的臺灣的『臺』字談談如何？」楊半仙喝了一口茶，毫不猶豫地一口氣說下去，「一個能拆的字，簡寫正寫意義必能一致，否則便難令人信服。正寫的『臺』字，可說是由『吉』『臺』二字組成。大家都知道『吉』便是『吉祥如意』，也是『平安康樂』的意

思；「室」是房室，也可說是擋風避雨的安全處所。如今狂風暴雨式的共慘赤化運動，正如火如荼地席卷大陸，震撼着整個中國，來勢洶洶，按照物理常識，我姑名之曰「歷史物理」原則，一個在歷史洪流中發展成了高潮的運動，欲正面加以阻遏，不但事倍功半，而且是螳臂擋車，以卵擊石，得不償失的。倒不如先予避讓，覓地旁觀，徐圖匡復，臺灣便是一個「吉室」——一個可避共禍紅患，和復興民族的安全港灣和基地……」聽衆愈來愈多，楊半仙頭上冒着熱氣，顯示出他的用心和賣力。在附近擺地攤，嘴裏不時哼着京戲的一位老先生，這時看到自己攤位上連一位顧客也沒有，而楊半仙的顧客雖多，但都是一毛不拔，於是走過來以京戲對白的腔調高聲嚷着：「楊教授的課上完了，學費請隨意奉獻吧！哈哈！」大家一時都直覺地伸手去搜索口袋，摸出一些錢幣和小鈔，扔向擺在他講壇邊的竹盤中，爲數頗爲可觀。

據說楊半仙原來是一所大學的哲學教授，共軍佔領了他的家鄉後，他被清算掃地出門，妻離子散，流亡以來，一路上便是靠他的這點口才和學識賺錢餬口，存足盤纏後，又捲起鋪蓋，繼續他的流浪旅行，有如浮萍，隨着時代波濤而飄泊。

一陣投錢致謝的熱鬧過去後，儘管早春的貴陽天氣還使人會有高處不勝寒的感覺，圍觀的人羣還是捨不得離開，反映出亂離之世的人心，是何等的空虛而需要指引開導。就好像在黑夜海洋中迷失了方向的孤舟，見到閃閃發亮的燈塔而不忍離開一樣。楊半仙知道聽衆中也許有意猶未盡的人，客氣地說：「天還沒黑，諸位如有問題，儘管提出，否則，你們把我的話記在心頭，走着瞧好了！」這時，那發問請他就「

「臺」字正寫來解釋的青年人，還是顯出疑惑的神情，作了最後的挑釁，「先生！你說『臺』字是由『吉』『室』二字組成，那『室』字寶蓋頭上的那一點從何而來呀！」楊半仙像對付幼稚園的兒童一樣，和顏悅色地輕易說服了那發問者：「當『臺』字被拆成『吉』『室』二字的時候，正如我前面所說，已從一個字變成了兩個字，而表達了兩個不同意義的成語，即『吉祥、平安』、『避難房室』。兩句成語寫在一起時，通常是用一個分點『、』分開來的，那『室』字蓋頭上的一點便是這樣來的。復原寫成一個字時，那一點便沒有需要了，對嗎？……」聽眾報以熱烈掌聲，點頭稱好，有的趨前向他鞠躬握手，表示謝意。大家都在黃昏夕照裏，收攤的收攤，一片再見祝福聲中各自踏上歸途，心坎上帶着許多有待繼續思考的問題。我回校後與同學們重新檢討了時局，對前途作了最後的決定——再度從軍，參加西南保衛戰，如西南不保，而生命倖存，則照楊半仙的建議，設法渡海去臺灣，繼續奮鬥。

楊半仙教授今何在

過了幾天，時局的發展每下愈況。共軍竟渡過了長江天籟，中央政府南遷廣州，我們隨時都有奉命他調的可能。於是，邀集幾位志同道合的同學，僱一輛馬車，把兩年來積存的一些舊書文具，和若干多餘的舊衣破褲，大包小包地載到「金沙坡」去淘「金」。我們在攤市邊緣佔據一塊空地，把那帶來的一堆廢物，整整齊齊地擺在地坡上，開始了我生命中第一遭的貿易嘗試。每當人們走過我的攤位或駐足而觀時，那

種期盼成交的商人心理，使自己到現在還不禁爲之暗笑。那時，心中的感慨和情怯，實非文字所能形容。

中國有「時勢造英雄」這句話，當時由於時勢所迫，不但沒有成爲英雄，竟淪爲擺地攤、賣破爛的叫化，能不令人自憐身世，而哀國運！但由於我叫價特廉，幾件毛背心、棉襖、英漢字典、手電筒等，居然很快地便被人買走，一天下來，收入竟達百萬大關。這是我第一次，恐怕也是最後一次成爲「百萬富翁」，其經驗是令人興奮，也是沮喪的。但這「百萬富翁」的榮銜僅僅是曇花一現而已，因爲我得馬上把那一大疊正急速貶值的紙幣向集上作金錢買賣的黃牛變成銀元，否則，隔一天便會成爲廢紙了。

夕陽已被遠山吞沒，春寒料峭，我丟棄了一些沒有賣完的殘餘貨品，連忙趕到集上「銀行街」去找黃牛們兌換，只見黑壓壓的人頭鑽動，擠闖了二十分鐘，討價還價，銀元價格上漲了三次，然而我還是換到了四隻發光雪亮的袁大頭，淘金之夢，總算已經完成。只是那天老樹下的茅草棚不見了，楊半仙聽說也已離開了貴陽，想起幾天前他的忠告，心情忽然沉重起來，拖着疲憊的脚步，回到學校。我們在三天後接到去重慶集訓的通知。一路上，甚至在嘉陵江上復興關受訓的三個月期間，那四隻銀洋確是發生了錢財的功用，小吃、洗澡、買藥、買郵票，都是全靠它們。現在，三十多年已經過去，個人已從「少年」進入「老年」，走遍天下，看盡場面，但那金沙坡貧民窟裏聞道解惑和淘金的故事，未嘗一日或忘。那開我茅塞，益我良多的先知楊半仙楊教授不知爾後得來臺灣否，如曾來臺，是否健在？撫今思昔，一陣惘然。特在此誌崇高的憶念。